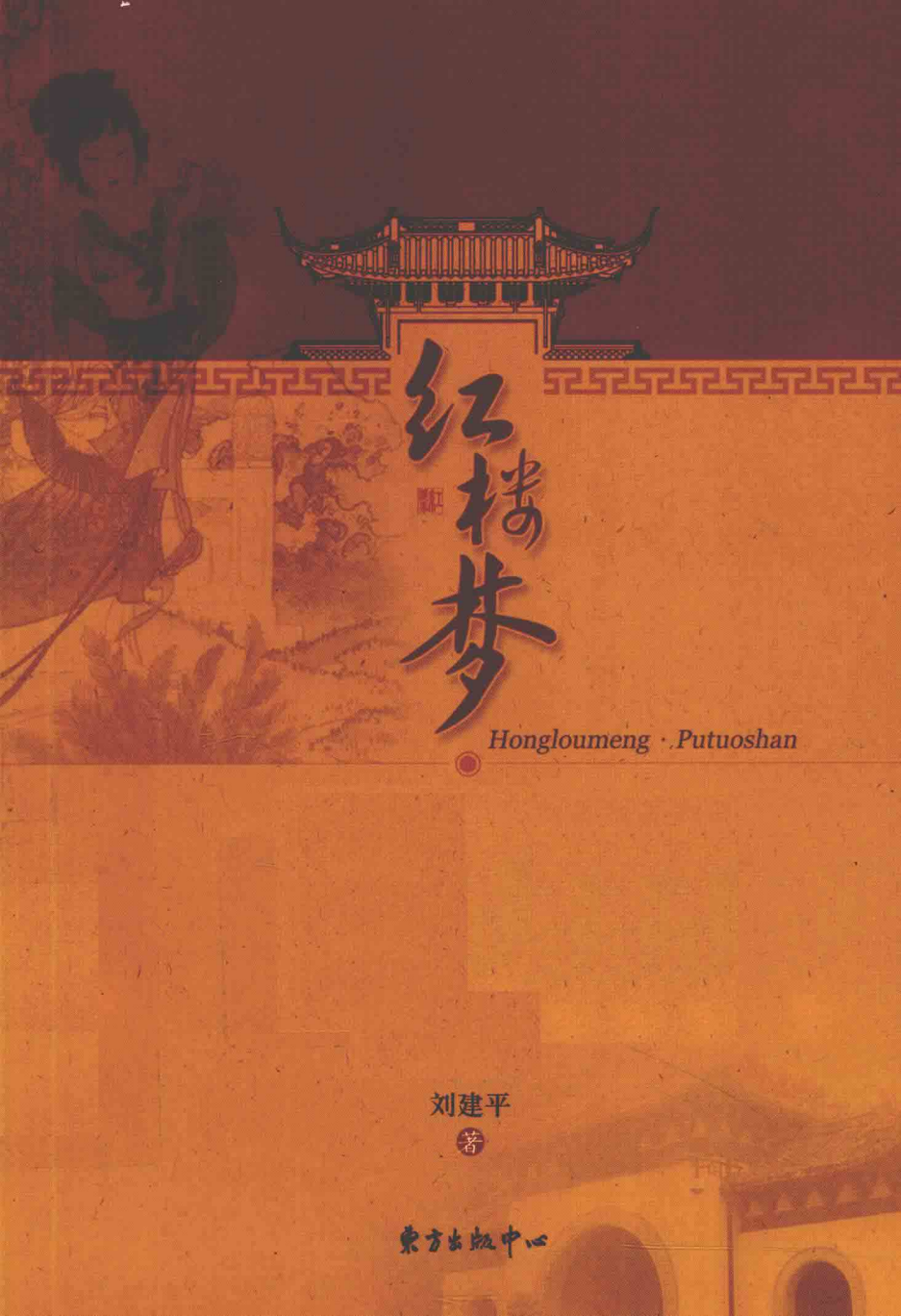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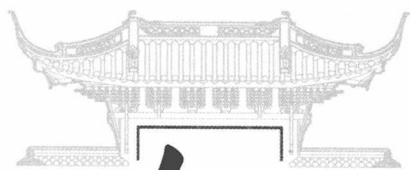
# 红楼梦

Honglouloumeng · Putuoshan

刘建平

著

东方出版中心



# 红楼梦

刘建平

普陀

刘建平 著

东方出版中心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·普陀山/刘建平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 2011. 4

ISBN 978 - 7 - 5473 - 0317 - 7

I. ①红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《红楼梦》研究 IV. ①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39590 号

责任编辑: 武子灵

封面设计: 房惠平

## 红楼梦·普陀山

---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2

字 数: 101 千

印 张: 4.875

版 次: 2011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473 - 0317 - 7

定 价: 15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 序

蒋宝华

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。”曹雪芹所创作的《红楼梦》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伟大作品，代表古典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，是中国文学史上至今无法逾越的高峰。“假去真来真胜假，无原有时有非无。”全书时刻流露出来的宗教色彩也为《红楼梦》及作者曹雪芹披上了神秘的面纱，令后人追溯。

曹雪芹无疑是有浓厚的宗教情怀的，他自身经历了一场梦幻般的人生变迁，由“当年笏满床”的百年显赫家族的贵公子沦落为“举家食粥酒常赊”的钦定罪囚后裔，在这种“叹人世，终难定”转瞬间荣兴辱衰的变幻人生里，使他悟到了“一切皆空，终归于无”的佛学思想，包括《红楼梦》之名，曾原名《情僧录》，后正式为《红楼梦》，并以一个“梦”字，概括了小说中“尘世万物皆虚幻，世事无常性本空”的禅宗思想，书中贯穿全文的癞头和尚更是在情节发展中起



着穿针引线的作用。曹雪芹这种佛教思想不仅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,更是当时社会佛教文化背景的产物。

凡是读过《红楼梦》的人都知道,这部伟大著作的社会背景是清康熙、雍正、乾隆时代的社会生活画面。清代诸帝都笃信佛教,特别是清初三帝,即顺治、康熙、雍正三帝都尊崇佛教。康熙六次南巡,都为南海观音道场普陀山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福祉,促使普陀山奠定了“五朝恩赐无双地,四海尊崇第一山”的崇高地位。据史料记载: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,命杭州织造孙文成、江宁织造曹寅、苏州织造李煦运送内造自在观音像供普济寺,救度佛母像供法雨寺。两像均连底座高一丈六尺,佛身五尺,脱沙泥金,于四月十八日由孙文成及曹寅之弟曹宜护送到山安供。由此推想,幼年曹雪芹曾跟随其叔祖曹寅同往普陀山并非不可能,或者说以后他叔祖曾向曹雪芹介绍过“海天佛国”的那块“通灵”奇石以及普陀山的海山景色、人文传说,使得曹雪芹对它产生了终生难忘的印象,在著写《红楼梦》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而《红楼梦》中虚无缥缈的幻境、似懂非懂的偈语、因空见性的宗教宿命感,都为《红楼梦》一书逃脱政治迫害和文字狱的封杀起到了关键作用,也为后人留下无限的遐想和解读。

正如曹雪芹所撰楹联:“自在自观观自在,如来如见见

如来。”千百年来，普陀山是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，梯山航海众生，小求的仅仅是身外的功利，大求的却是心灵的感悟。如果说当年曹雪芹这位高贵的“痴者”来山有感，始有四大名著之一的《红楼梦》，那么，如今无锡科技职业学院的刘建平先生，也带着几分痴意，历时数年，潜心研读《红楼梦》，翻阅无数史料，寻觅字里行间的草蛇灰线，独辟蹊径，描述了红楼梦与普陀山的诸多因缘，见解独到，研析透彻，也可谓“音亦能观，始信聪明无二理；空也可取，果知道释原同宗”。是否二者缘因因果，皆为灵感？

“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万里无云万里天。”作为海天佛国、观音道场普陀山，当下，正以其神圣、神秘、神奇的风采，日益感召着十方众生，共同塑造着《普陀山宣言》倡导的“六和”人生、社会乃至世界，同时也造就着普陀山“世界佛教圣地、国际旅游胜地”。在此，我也期待更多的有缘之士，登临普陀山，徜徉于文化长廊之中，灵感于山海之间，在各自绚丽的生命长河中，谱就精彩华章；在普陀山浩淼烟波的历史里，留下一叶菩提。

是以为序。

辛卯年初春于普陀山



## 绪 言

曹雪芹在北京写成《红楼梦》，内容是清康熙、雍正时期贾、史、王、薛四大家族在京城和江南的生活，这些普通常识，高中文化以上的中国人都知道。此书诞生二百多年来，一代代读者对书中地理区域的认识，都没有超出北京和江南的范围。然而谁都没有想到，这本处处春秋笔法、章章设置谜局的伟大著作，其众多谜底却在东海之中的普陀山。这个说法或许令人难信，却是一说便知、一点就通的事实。

普陀山与《红楼梦》存在深刻密切的关系，从乾隆时期直到今天的红学界，似乎还无人言及。这个情况令人费解。看来，普陀山确实是一座神奇玄妙的宝地，而曹雪芹的艺术构想也确实出人意料。作为观音菩萨道场，普陀山让世人崇敬和景仰。殊不知，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也将眼光投向这里，并将普陀山的观音菩萨、莲花洋、潮音洞、小白花、寺庙藏印、康熙雍正碑文等素材，一股脑儿纳入其空前绝后的艺术架





构，成为《红楼梦》的精彩元素和艺术魅力的重要来源。

曹雪芹之所以如此大费周折，苦心孤诣，绕了一个几千里的弯路，以“假语村言”敷衍故事，将“真事”隐藏其中，写出这样一个至今尚未完全揭开面纱的文学瑰宝，还得“归功”于乾隆皇帝一手推动、殃及全国、令无数文人闻之丧胆、又让数百人头落地的“文字狱”。

乾隆皇帝这样做，是继承了祖父康熙皇帝和父亲雍正皇帝的统治方法。作为满族入主中原，最怕的就是汉人思想情感的反叛。想到此，康、雍、乾这祖孙三代皇帝都会不寒而栗，其共同做法是首先大兴文字狱，通过大开杀戒以惩效尤，风波稍停后又竭力安抚拉拢汉族知识分子。这个方面的情况，原中国《红楼梦》研究所冯其庸老先生在《论红楼梦的思想》一书中有详细的介绍。

《红楼梦》正是写于乾隆时期。

更让读者惊讶的是，《红楼梦》的笔头所向，直指乾隆帝的爷爷康熙帝和父亲雍正帝。对于康熙皇帝，曹雪芹内心充满怀念和感恩之思；与之相反的是，雍正皇帝则是曹雪芹决不放过的，发誓用笔力大加讨伐、令其遗臭万年的对象。对康熙、雍正帝的不同情感评判，正是曹雪芹创作这本书的根本动机之一。

如果说曹雪芹胆大包天，此言绝对不谬。但如果说曹雪芹真的愿将自己的头颅送上乾隆的断头台，或者说曹雪芹为

了全身避祸而对国恨家仇钳口隐忍，就此作罢，放弃对雍正的口诛笔伐，让已经流转百年、对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曹家从此灰飞烟灭，在历史上彻底消失，即小瞧了一代文化大师的大智慧及坚定的文心。要知道，由于家族命运的天翻地覆，曹雪芹过早阅尽人间冷暖沧桑，并没有等到“五十而知天命”。在京城郊区的乡下，曹雪芹决意以自家和皇家的百年纠葛，凭“字字看来都是血”的笔迹，创造一个文化上的大奇迹。

问题是不能对乾隆帝周围那些嗅觉极其敏感、为讨好主子不惜制造莫须有文字事端的鹰犬有任何幻想。在那种血腥弥漫的文化环境中，曹雪芹注定只能用非常规的方法写他的书。

艺术是解决一切难题的最好办法。

曹雪芹还是幸运的，有心者就有舞台。这不，历史的某些因缘巧合，恰恰给曹雪芹发挥天马行空、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想象力提供了一个千载希逢的机会，也给曹雪芹戏弄乾隆帝的文字政策布下了一个慧眼也难识破的疑阵。

这巧合就是康熙、雍正帝在普陀山留下的种种痕迹。本书后面将要仔细叙述，此处且按下不表。

更为巧合的是，康熙帝多次南下苏杭时，随同人员的行列里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如影随形，侍奉左右。康熙帝许多与普陀山相关的事务，都交由曹家办理。曹寅的弟弟曹宜还亲自护送康熙赐予的佛像等物品前往普陀山。康熙帝不能去普





陀山进香，耿耿不能释怀，曹颉及地方官员乡绅看在眼里，他们共同捐资，索性在苏州造了一个与普陀山同名的“普济寺”，以解康熙帝对普陀山的无限渴念。为此，康熙帝亲书“香岩普济”四字匾额，由曹颉及苏州织造李煦共同挂在该寺普济堂正中梁上，并为此举行隆重典礼。故宫有关档案对这些有详细的记载。

从《红楼梦》相关内容看，曹家祖辈与康熙帝的这些交往，都源源不断灌输到了年轻的曹雪芹心中，普陀山进入曹雪芹的艺术视野，是自然的事。

普陀山的主要特征是它与红尘拉开了足够的距离。普陀山浓厚的佛道氛围，使之成为世俗社会的鲜明反照。普陀山远在东部海疆，属舟山群岛，为波涛海浪环绕。自远古直到明清前，该岛虽有人居，亦有道人先足踏入，甚至有海上丝绸之路中转站一说，但到底是一个蛮荒之地，远离政治中心京城，与经济中心、百里繁华地的苏嘉杭相比，也宛如两个世界。普陀山山横亘，海无涯，天无际，山海形势，海天之境，孤绝一隅，千古如一。所有的景致，让人会自然联想到鸿蒙、原始，远古、尘外和无限。正因为如此，它挡住了许多人前往的脚步，也挡住了许多人对它的精神关注，使它具备足够条件成为曹雪芹回避文字拷问、为尘内尘外两个世界设局布阵的艺术原型，满足了曹雪芹沉潜伟大情思的创作需要。

有一利就有一弊。

曹雪芹的设想毕竟太出格了，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读者，甚至学人智者对作品的感悟能力。谁会在欣赏京城大观园里是是非非的同时，联想到数千里之外、波涛汹涌的东海呢？会联想到金銮殿上的皇帝与大海的关系呢？即便曹雪芹在书中明确提到大海，创造了一个与普陀山高度一致的太虚幻境，一代代的读者还是没有意识，甚至曹雪芹身边的脂砚斋也处在完全的懵懂之中。享誉海内的脂评，没有一句话与普陀山挂上钩。对这个问题，合理的逻辑是曹雪芹出于对脂砚斋的保护，即使对身边亲近的人也是三缄其口，不作任何透露。曹雪芹将“真事”隐藏得这么深，这么离奇，以至于面对茫茫人海和无数的硕学鸿儒，依然要感叹“谁解其中味”。曹雪芹的预言成了谶语，至今还有某些红学家仍将太虚幻境牵强附会成北京的某个庙宇，实在与曹雪芹的构思南辕北辙。

《红楼梦》成为千古谜书，普陀山是重大因素之一。

然而有了普陀山，曹雪芹笔下的众多金钗，包括逃避红尘的甄士隐、柳湘莲和贾宝玉就都有了命运和精神的最后归宿。

有了普陀山，《红楼梦》才如此让读者心醉神迷，百读不厌。

有了普陀山，周汝昌老先生一再论证推究的“情榜”，才能找到一处最适合挂的地方。

翻完此书，读者会自然明白，没有普陀山，《红楼梦》将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。





曹雪芹欲隐藏“真事”，普陀山，就成为将真事隐藏起来的主要手段。曹雪芹手段太高妙了，这一藏，就是二百多年，不但成功躲过了乾隆时期严酷的“文字狱”，还“蒙过”了一代一代的读者。今天，当普陀山与《红楼梦》之间的迷障逐渐清晰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完全有理由问一声：不关注普陀山，怎么能读懂《红楼梦》呢？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绪言 .....            | 001 |
| 一、海天佛国与太虚幻境 .....   | 001 |
| 二、康熙皇帝与普陀山 .....    | 008 |
| 三、雍正皇帝与普陀山 .....    | 015 |
| 四、曹家与康熙皇帝的关系 .....  | 021 |
| 五、曹家财务严重亏空 .....    | 026 |
| 六、雍正皇帝严查曹家 .....    | 029 |
| 七、曹雪芹泣血写红楼 .....    | 032 |
| 八、曹雪芹魂飞普陀山 .....    | 038 |
| 九、通灵宝玉与普陀山藏印 .....  | 043 |
| 十、木石之缘与金玉良缘 .....   | 049 |
| 十一、贾府“四春”与普陀山 ..... | 055 |
| 十二、普陀胜境与大观园 .....   | 061 |

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十三、一僧一道与普陀佛道·····      | 066 |
| 十四、宝玉为何推崇《四书》·····     | 071 |
| 十五、贾雨村与法雨寺·····        | 075 |
| 十六、贾雨村论仁慈清浊·····       | 080 |
| 十七、迷津与宝筏·····          | 085 |
| 十八、宝玉吃红·····           | 089 |
| 十九、宝玉侍候女仆·····         | 096 |
| 二十、黛玉“幽香”之谜·····       | 102 |
| 二十一、黛玉“多化身”之谜·····     | 108 |
| 二十二、“海上方”与小白花·····     | 114 |
| 二十三、衡芜苑药草之谜·····       | 119 |
| 二十四、“认大作小”之谜·····      | 125 |
| 二十五、大荒山与普陀山·····       | 129 |
| 二十六、张道士打醮与苏州普济堂打醮····· | 132 |

## 一、海天佛国与太虚幻境

海天佛国是普陀山最鲜明的文化性格，太虚幻境是《红楼梦》最诡谲神秘的虚构境界。这两者有关系吗？

仔细对比，读者可以发现，《红楼梦》中的太虚幻境明显是照着海天佛国普陀山画的。《红楼梦》“大旨谈情”，曹雪芹这样做，目的就是以观音菩萨照护下的“有情世界”讥刺雍正皇帝统治下的“无情世界”。读一读雍正帝留在普陀山的碑文，上面写着对康熙帝的眷念和对观音菩萨救度众生的赞美。而世人在雍正时期感受到的，恰恰与碑文上所写的相反。这给曹雪芹讽刺雍正帝留下了广阔的空间。鉴于乾隆时期的文化高压政策，曹雪芹竭力避免时人轻易看出太虚幻境与普陀山的关系，一旦时过境迁，又须让后代读者明白太虚幻境就是普陀山。为此，曹雪芹在书中对普陀山作了改头换面的重造，重点是将莲花洋改为灌愁海，将普陀山改为放春山，将观音菩萨化身为警幻仙姑。

大家都知道，普陀山以佛家为主，道家次之；曹雪芹改造后，放春山看上去以道家为主，佛家次之，但实际上是道家显之，佛家隐之，当家人成了一个“仙姑”。为此，曹雪芹用多种方法烘托渲染。如宝玉第一眼见到警幻仙姑，书中用了“蹁跹





袅娜”四字描写其姿容，显然不是佛教用语，却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神话中飘逸美妙的仙子。为牵引读者思路，曹雪芹又以一赋为其定调：

方离柳坞，乍出花房。但行处，鸟惊庭树；将到时，影度回廊。仙袂乍飘兮，闻麝兰之馥郁；荷衣欲动兮，听环佩之铿锵。靥笑春桃兮，云堆翠髻；唇绽樱颗兮，榴齿含香。纤腰之楚楚兮，回风舞雪；珠翠之辉辉兮，满额鹅黄。出没花间兮，宜嗔宜喜；徘徊池上兮，若飞若扬。蛾眉颦笑兮，将言而未语；莲步乍移兮，待止而欲行。羡彼之良质兮，冰清玉润；羡彼之华服兮，闪灼文章；爱彼之貌容兮，香培玉琢；美彼之态度兮，凤翥龙翔。其素若何？春梅绽雪。其洁若何？秋菊被霜。其静若何？松生空谷。其艳若何？霞映澄塘。其文若何？龙游曲沼。其神若何？月射寒江。应惭西子，实愧王嫱。吁！奇矣哉，生于孰地，来自何方？信矣乎，瑶池不二，紫府无双。果何人哉？如斯之美也！

有中国文化常识的人，读到此赋，会很自然联想到曹植的《洛神赋》，联想到西施、王昭君，以及瑶池紫府，压根儿不会想到佛教人物。熟读中国文化的脂砚斋也认为“此赋则不见长”。脂砚斋这样说，显然将此赋与他脑中所有描写美人仙子的中国辞赋作了比较，怎么也不可能往佛教那个方向想。二百多年来，差不多所有读者都是这么一个思维。效果如此显著，曹雪芹还觉不够，索性让宝玉从口中呼出称谓，进一步巩固读者印象。书中这样写道：

宝玉见是一个仙姑，喜的忙上来作揖问道：“神仙姐姐，不

知从那里来，如今要往那里去……”宝玉如此称呼，脂砚斋评为“千古未闻之奇称，写来竟成千古未闻之奇语。故是千古未有之奇文”。脂砚斋显然也未能识破曹君用心。“神仙姐姐”四字，属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，是用中国本土美人仙子引导读者情思，将佛教为主色调的普陀山隐藏在道教和民俗之后。这当然是曹雪芹的预设，却轻而易举遮蔽了太多读者学人的法眼，到了21世纪的当下，也没人意识到警幻仙姑与普陀山佛教人物的关系。曹雪芹并非卖关子弄才情，实在是无奈之举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不可忘记，曹雪芹的本意还是要将太虚幻境与普陀山紧密联系在一起，否则颂扬康熙、贬斥雍正的意思就不能有效传出，切实让读者领会，他这本书就真的白写了，“字字看来都是血，十年辛苦不寻常”的功夫也就白费了。曹雪芹用了另外一些信息落实自己的企图。比如警幻仙姑尚未出场，先有一歌声传出：

春梦随云散，飞花逐水流。寄言众儿女，何必觅闲愁。

“春梦”是女孩子对美好生活的期盼，只是像天空浮云一样被风吹散了，可见理想不过是“空”而已；“飞花”指女孩子们最美好的青春年华，它随着再不回头的流水永远消失了，生命因而也是一场空。“闲愁”即青年男女的爱之情怀，它正是青春时期的“春梦”。既然如此，天下众儿女何必再去寻觅那本来就实现不了的“空空之物”呢？

显而易见，警幻仙姑唱的是佛家“四大皆空”的歌。此歌给书中红尘世界定调，实际是给雍正、乾隆时代定调。如果用书中情节印证“闲愁”，非二十二回宝钗的“生日风波”莫属。

